



問相思幾斗

秋風起落，心事層層，

風裏有她的夢……

鍾爾凡

一洩傾城 醉人無限



問相思幾斗

小說族叢書

272

鍾爾凡著

 現代書版集團

精美出版社發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問相思幾斗／鍾爾凡著。——第1版。
——臺北市：精美，1994〔民83〕
面；公分。——（小說族叢書
；272）
ISBN 957-716-137-5（平裝）

857.7

83007439

問相思幾斗

作者：鍾爾凡
發行人：朱凱蕾
出版者：精美出版社／出版／發行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35號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話：7911197·7918621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撥：0017944-1

排版：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／(02)5363181 傳真／(02)5367810

1994年9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2152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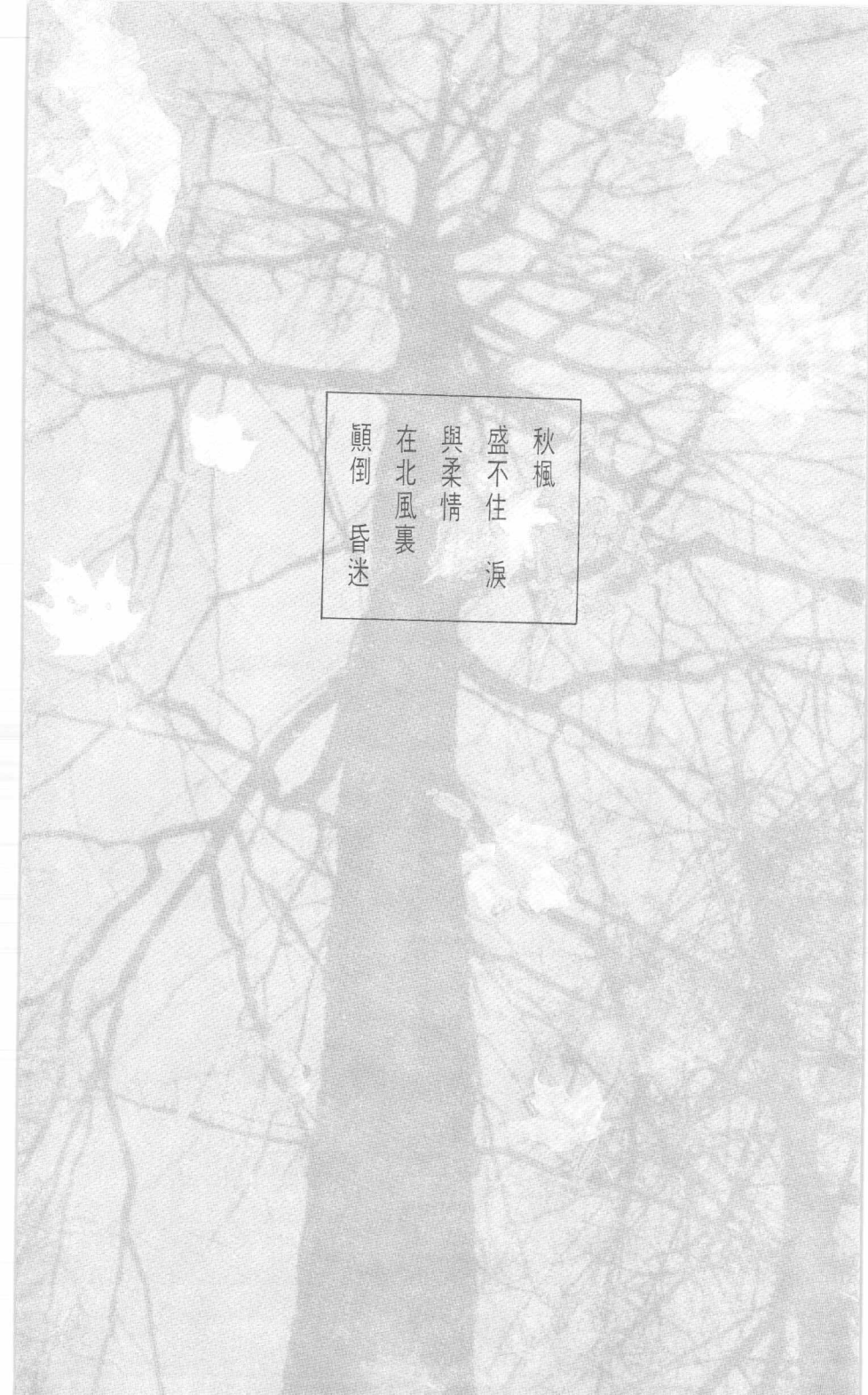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716-137-5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
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秋楓
盛不住 淚
與柔情
在北風裏
顛倒 昏迷

摘不完天涯的夢

鍾爾凡

我一直很喜歡旅行，喜歡那種飄泊天涯的浪漫情懷。

尤其，每寫完一部小說，在欣喜之外，我總感覺元氣大傷，彷彿所有的靈性都被磨光似的，所以，旅行成了我調適身心的一種生活方式，同時，也在那悠遊之中，藉著大自然的饗宴，尋找下一部小說的靈感。

於是，置身在馬來西亞的熱帶風情裏，置身在新加坡的燈火輝煌中，我終於尋回了許許多多美麗的遐思，尋回許許多多的感動。

直到今天，我仍舊忘不掉在一個大馬姑娘和嚮導的帶領下，我們直上七十三層樓高的旋轉餐廳看燈火，數著新加坡迷人的星空，那種浪漫、奇情，和迷醉，充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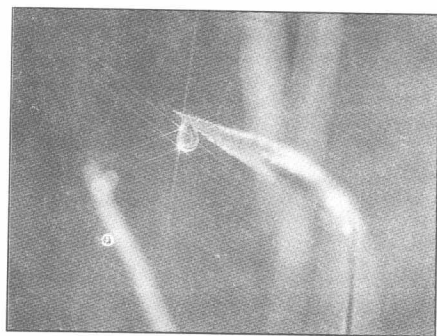
了神話式的驚奇和點點詩心。

燭光下，我們聽著嚮導訴說著星星點點。那典型的新加坡男孩，有著高挑的身材，和燦爛的笑容，在隱約之中，透露著一種淡淡的書卷氣；加上那熱情活潑的大馬姑娘，身上披掛著串串的珠飾，宛如一位傳統的馬來公主。在如此的氣氛下，我一次又一次的被撼動，決定編綴一個故事，寫下人間最美也最真摯的愛情。

所以，寫完「問相思幾斗」後，我唏吁不已。不是為書中的悲歡離合，聚散無常，而是每每讀著書裏的人物；讀著深情如夢的梁詩槐，我就會想起那個瀟灑似風的新加坡男孩，也會想起落落大方的葉之雲，就是那大馬姑娘的化身，更會想起那一段和他們在異國城市的時光，有那麼多的歡樂，那麼多的甜蜜，和那麼多的幻想，我不禁要問：情難收，夢難留，問相思有幾斗？！

也因爲這份刻骨的難忘之情，和對天涯的寄語，更讓我明白人類相聚的可貴。因此，在完成這本小說之後，我已經計畫好了下一次的旅程，同時也是我另一部小說的開始，敬請期待吧！

問相思幾斗



第一章

新加坡的夜晚，燈火如熾。

韓雨楓就這樣倚著玻璃窗沉思。窗外的夜空，滿天星斗水雲寒，她終於相信這個美麗的城市，不再是一種傳說；只是她有些茫然，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登上這七十三層樓高的「指南針玫瑰」餐廳？

這餐廳的名字的確取得很美，這夜色也的確夢幻如詩，甚至這兒的氣氛都的確浪漫得教人窒息，但最主要的，還是因為莫可剛的一句話：

「聽說新加坡有一棟最多層樓的史丹佛酒店大廈，可以欣賞整個市區的夜景，雖然它不是全市最高的建築，可是新加坡的男孩，卻都以帶著女朋友到那兒欣賞夜

景爲傲，儘管他們要花上每人最低十五塊新幣那麼昂貴的消費，卻仍是趨之若鶩，座無虛席。可惜我這趟去新加坡不能帶妳同行，不過我保證，等我們結了婚度蜜月時，我一定帶妳去『指南針玫瑰』，實現我對妳說過的每一句真心話。」

那是莫可剛被邀請來新加坡製作音樂之前的一個晚上，在他租來的小屋裏，用認真而誠摯的神情告訴她的。

他是一個愛玩音樂的作曲家，也是一個失意的窮小子，但他才華洋溢、氣宇非凡，對韓雨楓而言，他是個「曠世奇才」，是個「音樂頑童」，更是個「搖滾精靈」。可是他的作品卻一直不見容於台灣的流行音樂界，因此，他始終家徒四壁、兩袖清風、一貧如洗；幸好他有豐富的智慧、滿腦子的靈感，還有一顆熱忱和不氣餒的雄心。

終於，他的「天才」還是被發掘了，新加坡一家唱片公司的總監邀他去製作一張大碟，包括所有詞曲的創作和編寫。

很快的，十個工作天過去了，就在莫可剛要回台灣的前一天，他從新加坡打來了國際長途電話，興奮的在電話那頭對她說：

「雨楓，真高興明天就要回去和妳見面了。在這裏的日子，真有說不出的寫

意，尤其每天坐在指南針玫瑰裏，創作的靈感就源源不絕，就連唱片公司對我的作品都滿意極了，他們甚至還跟我簽了六張大碟的製作合約，看來，我就要脫離貧困的日子，也可以實現妳的夢想了。我想，妳那商界富豪的父親，再也不會看不起我這個一無所有、放浪形骸的音樂乞丐了。」

可是兩天後，莫可剛並沒有回到台灣，也沒有任何消息，他就像斷了線的風箏，不知飄向何處？

他整整失蹤了三個月。

在這三個月裏，每一分鐘對韓雨楓來說，都是一種無形的煎熬。她不明白，莫可剛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也不明白他為何突然消失？好幾次，她撥了越洋電話和傳真到新加坡的唱片公司，所得到的答案永遠是「已如期返航」，這把她的心都引得絞痛了起來。

已如期返航？那麼可剛呢？她想，他對她深情如海，是沒有理由不回台灣的。

從小，他父母離異，他和整天酗酒的父親住在貧民區裏，相依為命。直到十九歲那年，他的父親因為酒精中毒身亡，他才從那個黑暗而貧窮的地方逃開來，一邊工作一邊唸書，讓自己完成大學四年的學業。他早已沒有「家」了，只有他租來的那間

小屋，才是他的世界、他的天堂，如今人去樓空，音訊杳茫，只剩下一室的冷清和孤寂。

她想到了去出入境管理局查詢，才發現，莫可剛根本沒有「入境」的紀錄，驀的，一股不祥的預兆，在她心頭狂跳不已。於是，她匆匆收拾行囊，人影孤單的來到了新加坡。

她每天穿梭在街道上，企盼會有奇蹟出現，甚至每個夜晚，她總是會來到這棟大樓裏尋找，把自己深深的蜷縮在指南針玫瑰的冷空氣裏。

今晚，她又來了。一樣的燈火，一樣的星光，一樣的失望和灰心，只是她臉上的哀愁更深了，深得就像窗外的夜色，黑黝黝的。

「對不起。」

一個女孩的聲音驟然在她耳畔響起，她愕然的轉過頭去，正好看見領枱小姐站在她的面前，禮貌而笑容可掬的說：

「我們餐廳已經客滿了，就剩下這兒有個位子，妳是否願意讓這位先生與妳同桌？」

她輕輕領首，一笑，才發現她的對面早已經坐了一個男人。她閃動一下睫

毛，重新把眼光停留在窗外的雲天深處。

時間不知過去了多久，她一動也不動的坐在那兒，任時光流逝，任思緒飄飛。一下子，她又想起了莫可剛，想起了他們的相遇，想起了他們的歡笑，和想起了他們的悲哀……那是她有生以來最快樂的一段日子。雖然她一直生長在華麗的巨宅裏，過慣了那種呵護備至和嬌生慣養的生活，可是她卻愛上了他的「不凡」，愛上了他的「貧窮」，甚至愛上了他的一切一切……

一時之間，她的眼淚竟潛然的滑落下來，迅速濡濕了衣襟。

她不知夜有多深了，遠方的燈火，依舊明媚，可是人兒呢，又在何方？她的心更痛了，只是喃喃的在心裏小聲說：

「指南針玫瑰呵指南針玫瑰，如果妳真的能指引方向、指引迷途，那麼請給我一條生路，讓我找到可剛吧！」

不自覺的，新的眼淚又湧了上來，她就這樣一任淚水直奔而下，淚灑成河。

驀然，一條素白的，乾淨的，男性的手帕送到她的面前，她從驚愕中回過神來。定睛一看，竟然是坐在她眼前的那個男人，他正睜著一雙濃眉大眼，訥訥的望著她。

「我想，」他開口了，聲音低低的，帶著磁性的說：「妳一定需要這條手帕？」

她不語，只是用一雙帶霧的眸子，輕輕的抬眼看他。

「哦！」那男人很快明白了她的顧忌，他自嘲的笑著說：「我真是該道歉。看來是我的魯莽嚇壞妳了，不過，請妳一定要相信我的好意，我絕不是壞人。」

「不。」韓雨楓急了，她怔怔的說：「該道歉的是我，是不該在這麼美，這麼浪漫的地方，把你的情緒都破壞無遺。」

「如果妳真要道歉，」他說：「那麼就把妳的眼淚擦乾吧！」

不知怎的，她竟被他的誠意感動得不知如何自處，只是靜靜的接過那條手帕，把臉上的淚痕都抹去。

「看來妳一定發生困難了？」他又說，眼睛銳利的凝視著窗外高掛的星芒。「假如我沒有猜錯，妳肯定是從台灣來的。」

「是的。」她說，終於看清楚眼前那男人，他有一張很年輕的臉龐，深而有致的輪廓，配上濃濃的眉毛、大大的眼睛、高挺的鼻梁，還有薄薄的嘴唇，以及那一身雪白的襯衣，看起來是那麼的玉樹臨風，那麼的聰明慧黠，和那麼的瀟灑不羈。

「我的的確確來自台灣，也的確確有了困難，所以我來了這裏，只是爲了要找尋一個人。」

「找誰？」他問。

「一個我深愛的男人。」韓雨楓說，眼睛再度凝視著窗外的星光。「他突然不見了，就好像從地球上消失一樣，我完全遍尋不著。」

「妳是說——」他有些驚訝的。「他在這裏失蹤了？」

韓雨楓點點頭。

「爲什麼？」他又問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她說，眼淚瞬間又來了。「我完全不知道，否則，我也不會千里迢迢而來，把自己弄得這樣憔悴不堪，我真的好害怕、好害怕他發生意外，遭到不測。」

「別急！」他誠懇的說：「把一切的事情告訴我，或許我能幫上妳的忙，因爲我在旅行社上班，拿的是導遊執照，經常要帶團在市區裏東奔西跑，說不定我真的能幫妳把人找回來呢！」

「真的？」她燃起一絲希望問。

「我不敢保證一定能幫妳找到人，但是，最起碼在地緣上，新加坡我比妳熟，總比像妳這樣盲目而不知所措的尋找要事半功倍。也許妳還沒找到人，自己卻先累倒了。」

「那我該怎麼辦？」

「收起妳的眼淚和憂傷吧！」他說：「即使妳的眼睛裏寫滿了不到最後關頭絕不放棄的堅定，但妳還是必須先保持身體的良好狀態，還要有一顆懷著希望的心，妳懂嗎？」

「可是，我怎麼能不心急？怎麼能不惶恐？」她啞著聲音說：「可剛就這樣毫無理由的消失了，也把我的喜怒哀樂全都帶走了，早知道如此，我就不該答應讓他來這裏製作什麼鬼音樂。」

「音樂？」他恍然明白的說：「他是個音樂家嗎？如果我没有聽錯，那麼可剛就是他的名字了？」

「沒錯。」韓雨楓說：「他就叫莫可剛，美術大師莫內的莫。雖然他還談不上是個音樂家，可是，誰敢保證他未來不是？就因為他對音樂的瘋狂和天才，他才被邀來這裏製作流行音樂，而當所有的工作都結束時，他卻沒有回到台灣。」